

# 論蘇軾詠茶詩之人文生活意趣

楊景琦\*

## 摘 要

中國茶飲文化源遠流長，唐代陸羽撰著《茶經》，飲茶風氣進入劃時代的意義；至宋，上自官府，下至閭里，飲茶已蔚然成風。蘇軾身為北宋文學家代表亦嗜茶愛茶，無論詩、詞、文等體裁，皆有詠茶之作。據筆者統計蘇軾茶詩中，詩題有「茶」、「龍團」字者有二十一首，「茶」在東坡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儼然是一門生活藝術。因此本篇論文則聚焦在蘇軾詩歌，版本則以孔凡禮點校的《蘇軾詩集》為主，從「品茗詠泉，樂在生活」、「以茶贈友，相知相惜」、「愛茶種茶，鬥茶嗜茶」、「吟詩遣興，以茗寄託」、「體道悟理，撫慰心靈」等五個小節，依次闡述，探討蘇軾詠茶詩的人文生活意趣。

**關鍵字：**宋代、蘇軾、詠茶詩

---

\*康寧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電子郵件：yang@ukn.edu.tw

收稿日期：2015.11.15

修改日期：2016.04.06

接受日期：2016.04.22

# The Study of Humane Meaning in Su Shi's Tea Poems

Ching-Chi Yang\*

## Abstract

Drinking tea in Chinese culture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When Lu Yu in Tang Dynasty wrote 《茶經》, drinking tea represents its epoch-making. In Song Dynasty, not only the officials but also the general public love drinking tea. Su Shi,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riter, also loves drinking tea. We can find the chant for tea in Su Shi's works. According to my statistics of Su Shi's poems, there are twenty one about "茶" and "龍團". Te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 Shi's life. Tea represents an art. The paper focuses on Su Shi's poetry, taking from the version of 孔凡禮. I discuss the humane meaning in Su Shi's tea poems, mainly from "Ode to spring tea and enjoying life", "Tea as a gift to friends and cherishing each other", "Reciting poems to express emotions", "Love tea and a skill of tea" and "Comprehending the truth and provide spiritual comfort"

**Key Words** : Song Dynasty, Su Shi, Tea poetry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Kang Ning

## 壹、前言

說起茶，唐代茶神陸羽的貢獻極大，他終身不仕，撰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sup>1</sup>，讓人了解飲茶之益。《茶經》一出，眾皆從之。至宋，飲茶風氣，較之唐代，更為風行。蘇軾愛茶識茶，更具備豐富的茶藝知識，對於茶葉特性、煎茶的方法、用水、火候掌控等均能掌握。其所寫茶詩，具有真實情感、審美情趣與深厚的文化底蘊，故為後人所稱美。周裕鍇先生在《宋代詩學通論》一書中指出，人文活動占據了宋代士人大部分日常生活，評書題畫，聽琴對奕，焚香煮茗，玩碑弄帖，吟詩作對，談禪論道，幾乎寄託著一代士人的全幅生命。而人文意象乃人類智力活動的文明產物，主要有琴、棋、書、畫、紙、筆、墨、硯、金石古玩、服飾器物、園林庭館等等<sup>2</sup>。本篇論文擬從人文生活意趣的角度，來探討蘇軾的詠茶詩。因此下分「品茗詠泉，樂在生活」、「以茶贈友，相知相惜」、「愛茶種茶，鬥茶嗜茶」、「吟詩遣興，以茗寄託」、「體道悟理，撫慰心靈」等五小節，依次闡述。而此五小節各有所側重，並非截然劃分。

## 貳、蘇軾詠茶詩之人文生活意趣

### 一、品茗詠泉，樂在生活

中國飲茶歷史久遠，至唐陸羽完成《茶經》始受重視，至宋則蔚然成風。從茶葉、泉水、茶具、爐火、壺、炭等，皆更為講究，而臻藝術境界。此外，茶肆也有很大的發展，飲茶對宋人而言已是一種生活情趣，更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風貌的一種寫照。大量詠

茶詩的出現，是宋詩的特色之一<sup>3</sup>。宋人飲茶講究茶葉，「水」亦馬虎不得，陸羽《茶經》卷下即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東坡在〈求焦千之惠山泉詩〉，便是歌詠惠山泉水：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為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瓶罌走千里，真偽半相瀆。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僮僕。豈如泉上僧，盥灑自挹掬。故人憐我病，弱籠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蘇軾詩集》冊二，卷8，P. 361-362）

此詩乃神宗熙寧五年（1072）七月，東坡任杭州通判時作。焦千之，字伯強，丹徒人<sup>4</sup>，當時任職江蘇無錫。惠山寺則在無錫縣東七里，陸羽曾將惠山泉水列為天下第二泉。詩一開始便在歌詠惠山寺石泉水。詩人想像空大的惠山裡，必然是「乳水滿其腹」，所以泉水源源不絕，「或為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以排比句式形容泉水水質的美妙。東坡深知好茶需要好水煎，因「精品厭凡泉」，他講究擇水，名茶配名水，方能相得益

<sup>3</sup>祝振玉：〈宋代的茶道與詠茶詩〉，《江海學刊》1990年第四期，頁161。

<sup>4</sup>撰人不詳：《京口耆舊傳》卷一：「焦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公修敬待之。常館修家，累試不利，修以書勞之。其一勉之以孟子不動心之勇，二則勉之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趙康靖公槩之守鄆，修以書薦之云：『千之久相從，篤行之士，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得招致鄆學，不止千之可以自托，其於教導必有補益。』……知無錫縣，是歲大旱，運河涸，用單鏹言，車梁溪水灌運河，五日而通流，舟楫無滯。事見蘇文忠公軾錄奏單鏹吳中水利書。軾有從千之求惠山泉詩，正其作縣時也。」（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9-10。

<sup>1</sup>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陸羽。（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頁1434。

<sup>2</sup>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甲編「詩道篇」，第三章〈意識指向：深廣的思慮與優越的慧性〉，（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1月），頁102、104。

彰，所以寫詩向在無錫的好友焦千之，索惠一斛山泉水：「故人憐我病，翦籠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可知茶已是東坡生活上不可或缺的飲品。

其次，再看〈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詩：

**巖垂匹練千絲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絕鑑中人。**（《蘇軾詩集》冊二，卷 10，P. 511-512）

魯有開，字元翰，蘇軾友人。在此詩<sup>5</sup>前，蘇軾亦有提及元翰之七絕兩首，即〈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首〉，加上這篇則「共成三絕」。位於江西廬山的谷簾泉，據《廣輿記》卷十二載「谷簾泉」：「府城西泉水如簾布，巖而下者三十餘派。陸羽品其味，為天下第一」<sup>6</sup>；因廬山山體多由砂岩組成，加上當地植被繁茂，大雨時，雨水通過植被，沿著岩石節理向下滲透，再通過岩層裂縫，匯聚成一泓碧泉噴湧而出，傾瀉入潭，是以水質特優，造就谷簾泉清、冷、香、冽、柔、甘、淨、不噎人等八個特點<sup>7</sup>。「巖垂匹練千絲落」，便是讚美谷簾泉之美與優質。

龍團茶是茶中精品，歐陽脩（1007-1072）

<sup>5</sup>〈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一詩，並見《蘇軾文集》（四）卷五七·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頁1707-1708。

<sup>6</sup>明·陸應陽輯；清·蔡方炳增輯：《廣輿記》卷十二，江西。《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十八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頁史18-297。

<sup>7</sup>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等著：《茶文化》，三、茶之品飲，2.茶與水。（臺北：新視野圖書公司，2004年11月），頁115。

在《歸田錄》卷二記載蔡襄（1012-1067）製作的龍團茶曰：「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選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sup>8</sup>，可見龍團茶之名貴，連宋仁宗都極為珍愛。用天下第一清而甘的泉水烹煮名茶，「此水此茶俱第一」，能喝到如此好茶，令蘇軾歎味不已。

再者，喝茶之於東坡應有一種無天無地的愉悅，是以他連作夢都會夢到喝茶，〈記夢回文〉二首即為此作。

〈記夢回文〉二首并敘：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煮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乃續之，為二絕句云。

其一：

**酡顏玉盃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蘇軾詩集》冊四，卷 21，P. 1103）

其二：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鬪晴窗。**（《蘇軾詩集》冊四，卷 21，P. 1103）

元豐四年（1081），蘇軾謫居黃州。是年十二月黃州持續下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東坡喜愛喝茶的程度從此詩并敘中可看出，因詩人連作夢都在品小團茶。蘇軾此詩是「回文詩」，近於文字遊戲，順讀與倒讀皆可通，無論「松雪落空巖」或「巖空落雪松」，大雪始晴時飲茶意境皆美，並見巧思。在眾多的

<sup>8</sup>宋·歐陽脩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頁24。

詠茶詩中，東坡此詩實屬罕見，別有一番趣味。

又如〈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一詩：

柳絮飛時筍箨斑，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簟涼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人間。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蘇軾詩集》冊五，卷26，P. 1406）

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受命遷移汝州團練副使。六月底抵金陵，拜訪王安石；年底到達泗州，上表乞求常州居住。元豐八年（1085）五月，東坡至常州貶所，並在宜興買了田莊，「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為溪山好」（〈菩薩蠻〉）；「陽羨姑蘇已買田，相逢誰信是前緣」（〈浣溪沙〉）。他到宜興心情愉悅，〈楚頌帖〉云及：「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sup>9</sup>，〈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詩應寫於此段時間。「毘陵」、「陽羨」皆指美麗富饒的宜興，乃著名的江南魚米之鄉。「雪芽」是宜興茶中的佳茗，據《宣和北苑貢茶錄》載：「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芽茶，早春極少」<sup>10</sup>，詩人十分講究飲茶，「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佳茗亦須以惠山山水

乳泉烹煮，才能更襯其澄澈色澤與清雅甘甜氣味。

此外，宜興也是中國紫砂壺的產地<sup>11</sup>，紫砂茶具始於宋代，成於明朝。好茶好水也要配上好茶具，而名壺本身的實用、藝術與文化之價值，也因時代不斷的演進發展而統一。從熙寧七年（1074）首次在宜興買田，到今天終歸陽羨，這正是東坡一直以來所嚮往的，〈楚頌帖〉中表達歸隱陽羨的夢想，更以屈原為典範，「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橘頌〉），追求自我精神生命的價值。最後詩人想到曾與友人約，於是「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

## 二、以茶贈友，相知相惜

茶葉質地輕薄，富有香氣，十分適合當伴手禮。我國古代交通不便，或因山、海阻隔，親朋好友無法相聚啜飲香茗，於是千里寄茶，以表思念；若再附詩於旁，則讓收到佳茗者，心中產生難以言喻的悸動，是興奮，是雅興，更是相知相惜的情誼。

試看東坡〈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詩：

《折楊》新曲萬人趨，獨和先生《于菀于》。但信積藏終自售，豈知盃脫本無撫。竭從冰叟來游宦，肯伴臞仙亦號儒。棠棣並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郭。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榑。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感君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不

<sup>9</sup>〈楚頌帖〉：「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蘇軾文集》六，蘇軾佚文彙編卷六·提跋，頁2578-2579。

<sup>10</sup>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5-16。

<sup>11</sup>相傳東坡在宜興品茶，曾有「松風竹爐，提壺相呼」之句，他設計提梁式紫砂壺，這種特殊提梁壺便被稱為「東坡提梁壺」。見陳宗懋主編：《中國茶經》，〈茶文化篇〉二、名人與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11月），頁636。但吳山在所著《宜興紫砂壺藝術》一書提到「東坡提梁壺」的壺式，「至清代才有，至前未見有三叉式茗壺。」（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8。

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蘇軾詩集》冊四，卷 22，P. 1183-1184)

神宗元豐六年（1083）十二月十九日，蘇軾在黃州過四十八歲生日時，收到王郎祝福的詩作，滿心歡喜。王郎乃蘇轍的女婿王子立，蘇軾相當欣賞他。詩首二句則是稱讚王子立不隨波逐流，德行高潔如唐代的元德秀，東坡自己亦表達和王郎志同道合。除了人品，東坡也讚許子立詩文「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詩末四句呼應詩題，感謝王郎的送暖祝壽，雖黃州生活窮困，但仍回贈產自南劍州（福建省南平），如雲腴美的建溪茶餅二十一片。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也曾以茶寄贈蘇軾，蘇軾以〈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一詩表達他的喜悅：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雪湯生璣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蘇軾詩集》冊五，卷 28，P. 1482)

黃庭堅（1045-1105）亦善品茶，雙井茶在他的題詠之下聲名日著<sup>12</sup>。元祐二年（1087），山谷於京師任職，家人寄雙井茶給山谷。山谷立刻想到蘇軾，寄一些「雲腴」（雙井茶）請蘇軾品嚐，亦隨茶附上〈雙井茶送子瞻詩〉<sup>13</sup>，蘇軾明白山谷的用心。收到雙井茶的

蘇軾，對茶事親力親為，自己磨茶，「自看雪湯生璣珠」，無法放心託付僮僕烹茶事，此舉看出蘇軾對山谷所贈名茶的珍惜。

再看〈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詩云：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蒼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蘇軾詩集》冊五，卷 31，P. 1662-1663)

元祐四年（1089），蘇軾二度出知浙江杭州，並至杭州北山寶嚴院拜訪好友怡然（即清順禪師）。怡然以佛門上品茶垂雲茶招待蘇軾。據《夢梁錄》卷十八·貨之品載：「寶雲茶，香林茶，白雲茶，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sup>14</sup>，垂雲茶與寶雲茶屬同類產品，形狀如「雀舌」。蘇軾則回贈怡然「龍團茶」，龍團茶極為貴重。歐陽脩《歸田錄》提到，皇帝賞賜眾官員龍團茶，「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因太珍貴，宮人得到龍團茶都捨不得喝，則在上面覆金花收藏之<sup>15</sup>。詩末二句蘇軾乃想考考怡然的眼力，讓好友比較兩種茶的不同滋味。

此外，孝順母親的程朝奉讓東坡感動，詩人憶起新茶的一抹清香，想與程朝奉分享，〈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寫道：

正集卷第四，〈雙井茶送子瞻〉：「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磴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頁87。

<sup>14</sup>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61。

<sup>15</sup>宋·歐陽脩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頁24。

<sup>12</sup>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卷四：「『雙井』因山谷而重。」（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頁156。宋·陳鵠撰；孔凡禮點校：《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八：「自景祐以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其品遠出日鑄上。魯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乃家園第一，……』自山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8月），頁371。

<sup>13</sup>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一），

縫衣付與溧陽尉，舍肉懷歸穎谷封。聞道平反供一笑，會須難老待千鍾。火前試焙分新胯，雪裏頭綱輟賜龍。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蘇軾詩集》冊五，卷 32，P. 1682-1683）

此詩寫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蘇軾再次莅杭時。程朝奉，名遵彥，簽書杭州節度判官，文學吏事，皆有可觀，在東坡幕府二年。「溧陽尉」指唐代孟郊（751-814），孟郊年五十登進士第，調溧陽尉，並迎母親至溧陽，寫下膾炙人口〈遊子吟〉一詩；「穎谷封」指春秋時期鄭大夫穎考叔，他的孝順感動鄭莊公。詩首二句以孟郊和穎考叔兩人事蹟，讚許程朝奉事母至孝與耿介篤實的性格。有感於程朝奉的人品道德，蘇軾以新茶（頭綱龍茶）為禮相贈，「火前試焙分新胯，雪裏頭綱輟賜龍」就是「頭綱龍茶」，此茶「右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中春，已至京師，號為頭綱」<sup>16</sup>，可見它是每年最先運到京師的第一批貢茶。雖珍貴，詩人仍樂於分享，「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藉以表達詩人對好友的情誼，也為二人繁忙生活加入一股淡雅的閒情。

元祐七年（1092），蘇軾改除知揚州，心情落寞。友人毛正仲惠茶表達對好友關懷之意，讓詩人以〈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詩，回應此份茶誼：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為設方丈，養此膚寸舌。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謬為淮海帥，每愧廚傳缺。爨無欲清人，奉使免內熱。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為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

<sup>16</sup>同註 11。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頁 22。

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受，知我非輕啜。（《蘇軾詩集》冊六，卷 35，P. 1879-1880）

詩人在〈送芝上人游廬山〉詩難過提到：「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哲宗元祐六年（1091）三月，詩人仍在杭州；同年八月，詩人調知安徽穎州；元祐七年二月，蘇軾改知揚州，正是「二年閱三州」，此詩則寫於揚州。是詩前半部，表達對生活不定的病倦抑鬱心境，而好友毛正仲適時惠贈仙霞山茶與東坡，因逢端午，詩人也「為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自「禪窗麗午景」後十句，可看出蘇軾逐漸轉換心情，他不願辜負好友所贈之茶。窗外溫和的氣候，加上好水、好茶、好器具與「可人」的雅士，吟詩遣興，「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可謂快意自在，其樂融融。

另外，茶也有提神醒腦的功用。詩人想到，或許他的好友也因長時間沉潛閱讀而疲困，亦以茶贈之，讓友人「有力、悅志」<sup>17</sup>，繼續覽閱書籍，試看〈贈包安靜先生茶二首〉：

其一：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蘇軾詩集》冊八，卷 47，P. 2558-2559）

其二：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蘇軾詩集》冊八，卷 47，P. 2559）

東坡嗜飲茶，尤其在詩文創作之時須喝茶：

<sup>17</sup>陸羽：《茶經》七之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 13。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茶除了解渴、消炎、解毒、養生的功能外，他也將建茶送給友人包安靜，希望朋友能藉由飲茶讓文思清暢，戰勝睡魔。而在〈馬子約送茶，作六言謝之〉一詩中，也看到蘇軾的喜悅：

**珍重繡衣直指，遠煩白絹斜封。驚破盧仝幽夢，北窗起看雲龍。**（《蘇軾詩集》冊八，蘇軾詩集增補-輯佚詩，P. 2785）

盧仝，河南濟源人，自號玉川子。生性淡泊，不慕名利，屢受朝廷徵召仍終生隱居不仕。詩人此處應自比為盧仝，在睡夢中收到馬子約寄來「白絹斜封」的茗茶，不禁陶然歡喜。

### 三、愛茶種茶，鬥茶嗜茶

蘇軾不只詩文有過人之思想內涵，其觀書範圍之廣之深，並及水利、農業等各項知識，且身體力行。詩人好園藝，喜栽種花木，閒居時亦種菜，種茶樹，古今難有人能超越。對於茶樹栽種，東坡的詩作如下。首先介紹〈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周詩記茶苦，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呵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蘇軾詩集》冊四，卷 21，P. 1119-1120）

元豐五年（1082），東坡謫居黃州。在這段期間，蘇軾本寓居臨臯亭，忽又遷居定惠院，經濟艱困，「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為破」、「飢貧相乘除」、「澹然無憂樂」（〈遷居臨臯亭

〉），黃州生活可謂「窮到骨」<sup>18</sup>。在〈東坡八首〉的并敘中亦言：「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於是開始耕種，並向桃花寺僧大冶長老，要了桃花茶樹栽種在他所開墾的東坡雪堂旁。「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看到辛苦栽植的紫筍茶能收成，讓詩人於「齒髮日夜逝」的昏滯遺憾中，獲得安慰。

茶樹性宜溫潤，故適合栽種於南方地區。蘇軾五十九歲出知定州，不久「落兩職、追一官」，徙之英州，後再遷嶺南，惠州安置。到了南方惠州，詩人又開始種茶。有〈種茶〉一詩：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穉幼。紫筍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味。未任供春磨，且可資摘嗅。千團輸太官，百餅銜私鬪。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園。**（《蘇軾詩集》冊七，卷 40，P. 2225-2226）

此詩寫於紹聖四年（1097），蘇軾謫居惠州白鶴峰新居時。蘇軾先後在惠州住過合江樓、嘉佑寺、白鶴峰三處，〈遷居〉詩提到：「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青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蘇軾在此買了幾畝地，亦準備將茶樹種在松樹旁。雖茶樹不易衰老「茨棘尚未容」，但卻生長瘦小；而後移植茶樹「移栽白鶴嶺」，因當地土壤肥沃，加上春雨連連，故「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枝葉逐漸繁茂，詩人了解茶樹的習性，在詩人細心努力的呵護

<sup>18</sup>〈蜜酒歌〉，《蘇軾詩集》（四）卷二一，頁 1116。

下，老茶樹再次長出好茶葉。清朝紀昀評蘇軾此詩「委曲真樸，說得苦樂相關」；趙克宜亦評「詩中有人，不同泛賦」<sup>19</sup>，東坡此詩中，有著自己坎坷身世的投射；美好的茶樹、幽香的茶味，亦是一番講究與自我人格的堅持。

關於茶樹的生長，陸羽《茶經》卷上〈一之源〉曰：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陰山坡谷者，不堪採掇。<sup>20</sup>

茶是南方的特產，適合在中國南方亞熱帶地區種植，惠州地處南方。而土質肥沃且疏鬆，排水良好之地，適合茶樹的生長；若是貧瘠的黃土，則不利於茶樹生長。此外，茶樹耐陰「畏日」，不適合強光高溫的炎日直射，但仍需一定的陽光照射，最好能種在「樹下」或「竹陰」之地<sup>21</sup>，可見東坡豐富的種茶知識。

面對政治的蠻橫攻擊，讓懷憂喪志的蘇軾，也曾想「焚硯棄筆」、「痛誠作詩」，但關心百姓的詩人，依舊不改其性。值得一提的是，紹聖二年（1095），六十歲的蘇軾，在惠州所寫的千古名篇〈荔支歎〉<sup>22</sup>詩：

<sup>19</sup>紀昀：《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十；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見《蘇詩彙評》（三），頁1750-1751。

<sup>20</sup>同註18。陸羽《茶經》卷上，頁1。

<sup>21</sup>唐·韓鄂：《四時纂要》（據明萬曆十八年朝鮮刻本影印）卷二，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975·子部·農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頁12。

<sup>22</sup>關於〈荔支嘆〉一詩，劉昭明：〈引物連類、直斥本朝昏君佞臣—蘇軾〈荔支嘆〉的譏刺、典範與創意〉一文，分析詳盡，可參閱之。收錄於張高評主編：《典範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阮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兩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蘇軾詩集》冊七，卷39，P. 2126-2128）

此詩前十六句直陳漢、唐兩朝官僚爭先獻上荔枝、龍眼的醜態。東坡誠心希望上天憐憫百姓，別再生產「尤物」殘害生靈。「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幾句，直接指名道姓寫出「爭新買寵」的「前丁後蔡」，即宋真宗時期的宰相丁謂，與北宋名書法家蔡襄，他們二人分別以福建省武夷山的初春芽茶，和小片龍茶進貢。尤其詩人在「今年鬪品充官茶」句下自註：「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鬪茶」是參加比賽的高級優良茶，要當貢茶進貢朝廷，這是皇上「許之」的，哲宗與愚昧荒淫的官僚，為了一己的口腹之慾，不顧百姓辛苦不言而喻。

另外，宋代在士大夫之間流行著對茶之產地或品種，加以品味判別的所謂「鬥茶」、「茗戰」的遊戲<sup>23</sup>，東坡的茶詩中，可以見證此風趣的鬥茶文化、茶道。其茶詞〈行香子〉（詠茶），則完整寫下詩人與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等蘇門四學士飲茶（密雲龍）的過程：

局，2007年12月15日），頁193-274。

<sup>23</sup>吳智和、許賢瑤主編：《中國古代喫茶史》，水野正明撰〈宋代喫茶的普及〉，（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91年2月），頁122。

綺席纔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鬪贏一水，功敵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卻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sup>24</sup>

詞裡有分茶：「看分香餅」；鬥茶：「鬪贏一水，功敵千鍾」；送茶：「暫留紅袖，少卻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充滿宋代文人的閒逸情趣。〈送南屏謙師〉詩中，也提及屬於泡茶技藝之一的「點茶」。來看此詩：

〈送南屏謙師〉并引：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二月二十七日，聞軾游落星，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蘇軾詩集》冊五，卷 31，P. 1668-1669）

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二十七日，國清寺僧人南屏謙禪師聽聞東坡遊落星，出南屏山，以「點茶」方式烹茶請東坡品嚐。「點茶」<sup>25</sup>是宋人鬪茶、烹茶品飲的方法，即將餅茶碾碎，置入碗中待用，而後水沖入茶碗，以茶筴不斷攪拌，待水乳交融，漸起沫餈，如堆雲積雪。茶的優劣，以沫餈出現是否快，水紋露出是否慢來評定。沫餈潔白，水紋晚

露而不散者為上<sup>26</sup>。據吳靜宜的研究，「點茶三昧」源於東坡此詩「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二句，後人多據此取代「茶禪一味」<sup>27</sup>。宋人點茶時，特別注種茶盞面上的白色乳花，或與現今的卡布奇諾咖啡相似。而南屏謙禪師出神入化的點茶技巧，讓茶盞出現世所罕見的「天台乳花」<sup>28</sup>，讓東坡佩服不已，並認為南屏謙禪師若續《茶經》，則「會使老謙名不朽」。多年以後，蘇軾在〈又贈老謙〉詩寫下：「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點茶技巧超群則被「三昧手」一詞取代。

除鬥茶外，東坡也善於汲水、煎茶。如

<sup>26</sup>王玲：《中國茶文化》，第六章〈中國茶藝（下）—茶器、烹制、品飲與品茗意境〉，（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5年5月），頁111-112。此外，「茶筴」為末茶代表性茶具之一，它將茶擊打出泡沫的效率高，難度低，最後脫穎而出得到茶人的青睞。宋代出現直接在茶碗中攪拌的點茶法，因金屬的茶匙容易傷及茶碗，所以茶匙很快被茶筴取代。關於「茶筴」的演變，可參閱關劍平著：《茶與中國文化》，第十章〈茶筴的起源與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頁305-330。

<sup>27</sup>吳靜宜：〈天臺宗與茶禪的關係〉，《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年，頁265-266。

<http://www.ntpu.edu.tw/dc11/paper/001/09.pdf>

<sup>28</sup>《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三八七，總集類，《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八，〈眉山蘇軾詩七〉，註解東坡〈贈杜介〉詩「仙葩發茗椀，翦刻分葵蓼」云：「趙次公曰：仙葩發茗椀，翦刻分葵蓼。此言其所點茶之詳也。先生十八羅漢頌後跋云：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花、木、桃、李、芍藥，僅可指名。」（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頁1448-743。東坡相信天台茶乳，更親自以茶供奉羅漢。又，宋·陶穀撰：《清異錄》（二）茗苑門〈生成盞〉：「饌茶而幻出物象于湯面者，茶匠通神之藝也。沙門福全生于金鄉，長于茶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竝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咏曰：生成盞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卻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茶百戲〉：「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允，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300、301。

<sup>24</sup>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卷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9月），頁519。

<sup>25</sup>蔡襄撰：《茶錄·點茶》云：「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鈔茶一錢七，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之環迴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眊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開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

〈汲江煎茶〉詩即道：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椀，坐聽荒城長短更。（《蘇軾詩集》冊七，卷43，P. 2362）

此詩寫於元符三年（1100）謫儋時。詩中我們看到宋人汲水、煮茶的方式，及其休閒生活（休閒之美）。蘇軾亦把日常煎茶事，寫得很好。首四句寫汲水。詩人在夜晚親臨江邊取流動的水，並用活火煮沸。「自臨釣石取深清」一句含三層意義：水是作者自己取；且在釣魚的地方取水，因為魚集中的地方水質較好；此外須至釣台深處取水，因深處水清、流動，流動水質好，水質好則魚蝦多。在汲水同時，更將一輪明月貯進甕裡，小杓也成為此江水的分支，可見活水之清美極矣。之後「茶雨已翻煎處腳」，茶味、顏色已出，泛起乳沫，響起如「松風呼瀉」的聲音。蘇軾飲著茶，靜聽海南孤島荒城的聲音，「天上人間，明月江水，茶中雪乳，山間松濤，大自然恩惠與深情，荒城的人事長短，都在這汲、煎、飲中融為一氣了。茶道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的精神，被描繪得淋漓盡致。」<sup>29</sup>宋代楊萬里（1127-1206）《誠齋詩話》評此詩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

東坡深知烹茶用水的重要性，《江鄰幾雜志》曾記載：「蘇子瞻嘗與蔡君謨鬥茶。蔡茶，用惠山泉。蘇茶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附帶一說的是，當飲茶已成百姓日常生活之必需品，陶瓷（窯）業的發展，則隨

<sup>29</sup>王玲著：《中國茶文化》，第八章〈老莊思想對茶文化的影響及道家所作的貢獻〉，（北京：中國書店，1995年5月），頁139。

之盛行<sup>30</sup>，茶磨的需要亦增加。蘇軾也懂茶磨，〈次韻黃夷仲茶磨〉則有相關的內容：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寢窮厥味白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創物。破槽折杵向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鑄鑿，理疏性軟良可咄。予家江陽遠莫致，塵土何人為披拂。（《蘇軾詩集》冊八，卷47，P. 2544-2545）

飲茶是一種享受，典雅淡然的茶香，能喚醒頭腦，提振精神。然而，生活考究的前人，烹煮一壺茶也是繁瑣的過程，蔡襄《茶錄·論茶器》，就提到了茶焙、茶籠、砧椎、茶鈴、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共九種茶具<sup>31</sup>。宋代百姓普遍飲用的為團餅茶，但飲用前須以茶具碾碎、過篩、烹煮，詩人注意到茶葉漸有磨為粉末飲用的情形：「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寢窮厥味白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創物」；「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所以提到茶器與茶具的變遷，從「白始用」至「碾方出」，再到「計盡功極至于磨」<sup>32</sup>。此外，茶磨粉末的佳品，在宋代以南岳衡山石窟的品質最佳，蘇軾對烹茶、品茶、種茶皆有研究，且磨茶也在行。詩人認為有好磨，才能磨出好茶，而四川所出產的良磨，「巴蜀石工強鑄鑿，理疏性軟良可咄」，正是詩人所讚頌的。

#### 四、吟詩遣興，以茗寄託

<sup>30</sup>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第三章〈手工業的地域分布〉，第四節「陶瓷業」，（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10月），頁225-228。

<sup>31</sup>宋·蔡襄撰：《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頁3-4。

<sup>32</sup>吳智和、許賢瑤主編：《中國古代喫茶史》，水野正明撰〈宋代喫茶的普及〉，（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91年2月），頁142。

東坡個性耿介，面對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小人心心念念的名利爭奪，各種問題、困境猶如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在使東坡失意惶恐。然東坡對於困境仍有方法排遣，或吟詩遣興，託物以寄意；或將所詠之物人格化，讓心物交融，則是詩人給自己喘息、保持內心平靜安寧的途徑之一。

先看〈試院煎茶〉一詩：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飢，分無玉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塶爐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顧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蘇軾詩集》冊二，卷8，P.370-371）

此詩作於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熙寧年間，蘇軾因反對王安石（1021-1086）變法，曾把新法比做毒藥，激動的說：「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再上皇帝書〉），然神宗無任何回應。後神宗用王安石之議，改取士之法，令蘇軾氣憤無奈，寫下〈擬進士對御試策〉一文，抨擊時政。至此，蘇軾與變法派幾已水火不容，詩人深知再如此下去，必招致厄運，是以上疏請求外任，通判杭州。是年八月，詩人監試中和堂，賦詩〈呈諸試官〉，與此詩皆作於試院。

東坡認為一杯好茶，除了茶好、水好，燒水時火候的控制也很重要。陸羽在《茶經·五之煮》提到，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邊緣如湧泉連珠為二沸；三沸水則騰波鼓浪，此時要馬上烹茶。若再沸，則水老，不

可食也<sup>33</sup>。詩首二句，便是言烹茶時的最佳火候。「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即茶的姿態如細珠、飛雪。接著蘇軾說明「活火」的重要，亦提到李約嗜茶，使用活水且能「手自煎」，且「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sup>34</sup>。除了茶藝，茶具雖不及潞公以「定州花瓷」煎茶，但東坡也重茶具：「且學公家作茗飲，塶爐石銚行相隨」。話鋒一轉，詩末二句「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顧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就字面而言，詩人把飲茶與知足常樂之心情結合，而實際上是「切茶運用，寄慨深微」。此篇末句與《呈諸試官》詩「聊欲廢書眠」同意。又謂「未識古人煎水意，且學公家作茗飲」，亦皆此旨<sup>35</sup>。

東坡嗜茶，也善於品茶。如〈送劉寺丞赴餘姚〉詩：「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勝乳。千金買斷顧渚春，似與越人降日注」，品嘗過顧渚春茶；「白雲峰下兩槍新」（〈茶詩〉），亦品嘗過產於浙江樂清雁蕩山的「白雲茶」，但詩人最愛的是建茶（福建茶）。在〈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則列出許多名茶與建茶相比較，以茗喻人：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兩腳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慧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曠。體輕雖復強浮

<sup>33</sup>同註18。陸羽：《茶經》卷下，五之煮，頁11。

<sup>34</sup>趙璘撰：《因話錄》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1。同頁亦提及李約好客，「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sup>35</sup>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見《蘇詩彙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頁269-270。

沉，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批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瘿。(冊二，卷 11，P. 529-531)

此詩寫於熙寧六年（1073）十月以後。蘇軾一生起伏甚大，「我官於南今幾時」，多次的流放外任與貶謫生活，使其足跡踏遍中國各地，也因如此，讓詩人感時觸物，且「嘗盡溪茶與山茗」。是詩藉由品茶而褒貶人物，紀昀在《蘇文忠公詩集》曰：「將人比物，脫盡用事之痕，開後人多少法門」，所評極是。錢安道，名顛，因曾和劉琦力攻王安石、曾公亮，並請罷斥而被貶逐。此詩前半部，詩人托物言志，將建茶比擬為品格高尚的君子，錢安道等故人則化為建溪名茶，必須「啜過始知真味永」。而後「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曠。體輕雖復強浮沉，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數句，乃在貶低草茶的價值，同時也在批評譏諷小人，如張禹等人；亦沉痛點出官府欺騙茶農「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的實情。許總說蘇軾此詩：「以歷史人物的性格比擬不同的茶味，使一些本來不堪比類的事物在詩人神奇的構想中融織成為奇警獨特的喻象，顯示了蘇詩精密奇巧一面的風格特徵。」<sup>36</sup>

而以茗茶與人相比者，尚有〈月兔茶〉、〈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月兔茶〉詩云：

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鬪茶公子不忍鬪小團，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蘇軾詩集》冊二，卷 9，P.445）

四川涪州（今彭水）都濡縣的月兔茶，亦為北宋名茶之一，即小龍團。小龍團是蔡襄（1012-1067）在丁謂製作龍鳳茶的基礎上，製作出小龍團，轟動一時。蔡襄〈北苑十詠〉詩，其五〈造茶〉的詩序言道：「其年改造新茶十斤，尤極精好，被旨號為上品龍茶，仍歲貢之」<sup>37</sup>，蔡襄因此得到仁宗皇帝的寵愛。

蘇軾一開始描寫月兔茶的外觀，「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似佳人裙上月」，乃將茶與人比。此似玉環狀的茶團，似環非環，似玦非玦，又似「佳人裙上月」。茶餅中間包裝還印有「雙銜綬帶雙飛鸞」的圖畫，十分精緻，令蘇軾不忍烹煮品嘗。詩人想到，月亮的陰晴圓缺是周而復始循環不已，但一旦烹煮月兔茶，玉環的形狀則成玦形，永遠有缺口，「此月一缺圓何年」，再無法復原。所以蘇軾「不忍鬪小團」，希望能保存此珍貴的小團茶。而黃庭堅也曾在〈品令·茶詞〉提及「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sup>38</sup>。宋代「鬪茶」之風盛行。所謂的「鬪茶」，就是品茗比賽。將茶葉質、量的評比，當作一場戰鬥來對待。「鬪茶」還抱括鬥茶葉的色、香、味與烹煮茶葉的水質，因為

<sup>37</sup>蔡襄：《端明集》卷二，〈北苑十詠〉其五〈造茶〉云：「屑玉寸陰間，搏金新範裡。規呈月正圓，勢動龍初起。焙出香色全，爭誇火候是。《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364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412。

<sup>38</sup>唐圭璋編：《全宋詞》（一）黃庭堅，（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6 月），頁 405。又，〈滿庭芳·茶〉：「北苑春風，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關。……纖纖捧，研膏濺乳，金縷鷓鴣斑。」頁 386。

<sup>36</sup>許總：《宋詩史》第三編·第二章〈豪邁秀逸的蘇軾詩〉。（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337。

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評比，所以茶的品第高下，都有公平的評價<sup>39</sup>。

又〈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詩是這樣寫的：

仙山靈草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末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蘇軾詩集》冊五，卷32，P. 1696）

此詩將品質可敵官焙的壑源新茶擬為佳人，寫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云壑源新茶「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sup>40</sup>；這位佳人如「仙山靈草」、「明月玉川」，不須化妝打扮、「膏油首面新」。更可貴的是，佳人她「冰雪心腸好」，這是內在高尚的品格，猶如詩人自指自己亦如「佳茗」，忠貞淡雅，不須虛偽諂媚討好君王。袁文《甕牖閒評》卷五，提到此詩乃「謝茶之作也。如此數詩，雖與婦人不相涉，而比擬恰好，且其言妙麗新奇，使人賞玩不已」<sup>41</sup>後人將「從來佳茗似佳人」與〈飲湖上初晴後雨〉：「欲把西湖比西子」兩句，組合成一副茶聯。

## 五、體道悟理，撫慰心靈

飲茶快不得，需講求環境與心靈的平靜。飲茶和佛教的關係密切，尤其是禪宗。我國禪宗坐禪，除需要寂靜的環境，尚得注

意「調食、調睡眠、調身、調息、調心」<sup>42</sup>五調，在此過程中難免疲倦口渴，是以茶則成為僧人最佳飲品。宋代文人與禪的關係甚深，參禪、品茶，皆能撫慰人心。當然，蘇軾思想甚廣，儒、釋、道三家思想，可謂融會與貫通，是以此處闡述蘇軾的體道悟理，並不拘泥於禪宗思想。

蘇軾一生與之交遊唱酬的僧人無數，尤其在通判杭州期間，遍遊佛寺，與僧人的往來最為頻繁，曾言「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sup>43</sup>。下面先看〈遊諸佛舍，一日飲齏茶七盞，戲書勤師壁〉、〈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二詩：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遊諸佛舍，一日飲齏茶七盞，戲書勤師壁〉，《蘇軾詩集》冊二，卷10，P. 508-509）

熙寧六年（1073），蘇軾在杭州任通判。一日因病告假，獨遊湖上淨慈、南屏、惠昭、小昭慶諸寺，當天晚上又到孤山謁見惠勤禪師。詩人當天先後飲齏茶七碗，原本生病的身軀似已不藥而癒，神清氣爽下寫了此詩。詩中認同維摩居士和謝靈運在家出家的生活方式，非一定要脫離世間或家庭，一切世間法，皆為佛法；並贊賞「盧仝七椀茶」的功用，甚於「魏帝一丸藥」。魏文帝曾有詩云：「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東坡詩裡也表達對盧仝（795-835）的推崇。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中，寫下他對飲茶的體會：「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

<sup>39</sup>劉修明著：《中國古代飲茶與茶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12月），頁144-146。

<sup>40</sup>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一：「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蓋壑源與北苑為鄰，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頁497。

<sup>41</sup>同註36，《蘇詩彙評》，頁1351。

<sup>42</sup>同註12，陳宗懋主編：《中國茶經》茶文化篇，（五）茶與佛教，頁608。

<sup>43</sup>《蘇軾文集》卷七二·雜記，〈惠誠〉，頁2302。

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sup>44</sup>，此對後人飲茶產生深遠的影響。

又〈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詩：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流連。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蘇軾詩集》冊二，卷11，P. 532-533）

錢道人是錢安道的弟弟。相傳蔡襄所製之小龍團，其品質精於大龍團<sup>45</sup>，號稱「龍團勝雪」，陸羽曾品評全國名泉，而將無錫惠山寺的石泉水，列為天下第二泉<sup>46</sup>。東坡〈遊惠山〉其三詩寫道：「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乃讚美惠山泉水。熙寧六年（1073），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已「踏遍江南南岸山」，亦不只一次至無錫惠山寺訪錢道人。惠山有九隴，宛如龍之偃臥，景色壯美。詩人攜小龍團登臨惠山，以一品惠山泉為樂，「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此聯膾炙人口，寫出煎茶用水之要求與品泉之妙。詩末二句東坡用典故，詩人在回程的時候，聽見「半嶺松聲萬壑傳」的松濤聲響，讓他想起了隱士孫登。相傳嵇康、阮籍二人為隱士孫登<sup>47</sup>的學生，二人皆曾請

教孫登問題，而孫登卻「無語開示」。今錢道人猶如孫登，對東坡亦如是，聰慧的東坡，必然能領悟錢道人的用心。

熙寧八年（1075），四十歲東坡知密州軍事任，在此段時期寫下〈和蔣夔寄茶〉，詩云：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盞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粟堆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蒼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腳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噉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蘇軾詩集》冊二，卷13，P. 653-655）

詩作於密州，密州的生活環境遠不如杭州，尤其「蝗災」<sup>48</sup>威脅當地農業，讓蘇軾鎮日奔波，驅蝗補蝗。〈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詩寫道：「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矻。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詩人

<sup>44</sup>盧仝著：《盧仝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7。

<sup>45</sup>同註11。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自小團出，而龍團遂為次矣！」頁11。

<sup>46</sup>唐·張又新：《煎茶水記》記載，陸處士鴻漸評水曰：「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收錄於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百川學海第六函》（據陶氏涉園影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影印，並附陳振孫煎茶水記說及四庫總目提要於後）（臺北：藝文印書館），頁2。

<sup>47</sup>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隱逸·孫登：「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

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頁622。

<sup>48</sup>關於「蝗蟲」對宋代農作物的危害，及其生態、成因、與對當時社會的影響等等，可參閱張志強：《宋代對蝗災的認識與回應》，（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

在關懷密州百姓之餘，仍豁達隨緣，只要有安身立命之處即可。雖如此，「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齏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江南的豐富物產美食亦讓詩人難以忘懷。密州因連年蝗蟲入侵，稻米無法收成，食物極度缺乏，作者也只能「廚中蒸粟堆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吃粟米飯，或將肉埋於飯下而食之，取酸醬飲之。而後看到友人蔣夔寄來的茶葉，使詩人憶起「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腳一線爭誰先」的「鬥茶」情形。奈何妻兒不懂「紫金百餅費萬錢」的珍貴茶葉，直接以薑鹽煎茶。然食物、飲品只有適合與否，沒有絕對的好吃不好吃，正是句末所表達體悟到「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之理。

詩人直言不諱的性格，最後終被小人所陷害。神宗元豐年間，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讓蘇軾遭受有生以來在政治裡最巨大的重擊。幸賴各方相營救，詩人在獄中四個月又十天後，得免於死，獲釋出獄，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在心情沉重時，詩人品茶，寫下〈寄周安孺茶〉，詩中內容如下：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咏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園頤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即揮毫，粲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粵自少年時，低徊客京輶。雖非曳裾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紈綺中，齒牙厭梁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砭砭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口。

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事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贏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如今老且癩，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骸，安能徇口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為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旂簇。呼兒為招客，采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廚麓。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臥北窗風，風微動窗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蘇軾詩集》冊四，卷 22，P. 1162-1166）

蘇軾此五言詩長達一百二十句，共六百字，一氣滔滔，深具議論特色<sup>49</sup>。詩中將茶視為靈品，自「名從姬旦始」，即依序闡述宋代以前茶文化的歷史：從周朝姬旦到唐代之茶史文化的流變；皮日休、陸龜蒙等對茶文學之歌詠。接著說明文人喜好此道之原因，也批評豪門貴族的奢華，視珠玉般的小龍團茶為糞土。因宋代僧人善於製茶，詩人自己亦常「尋僧訪幽獨」，學習烹茶：「於茲事研討，至味識五六」；在驚蟄春雷之前收採茶芽；採名泉、品評茶品風味的良窳優劣，「彷彿是一卷精詳完備的《茶經》或《茶論》——凡關『茶』的一切道理幾乎都被他說盡」<sup>50</sup>。據王文誥考定，是詩作於蘇軾謫黃期間。在政敵對立的嚴酷時期，內部政治紛爭不斷，蘇軾心中無法平靜，且刻滿彈痕，詩人感慨「如

<sup>49</sup>石韶華：《宋代詠茶詩研究》第六章〈宋代詠茶詩的藝術表現〉，（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9月），頁 221-222。

<sup>50</sup>胡明：〈「以文為詩」和「以文字為詩」〉，《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4年第7期，頁 134-135。

今老且癩，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況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這「炎毒」二字，除了描寫天氣，但進一步觀看其內蘊，更是蘇軾不滿悖逆民心的偏執政治與世事的黑暗。在無奈之際，只有烹茶，飲茶中，「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蘇軾只好從飲茶中，幻想裡，撫慰自己謫黃的憂鬱。

### 參、結論

蘇軾深知茗茶，而飲茶時所產生的幾許恬美幽清之滋味，更是詩人生活的情趣享受。從以上五小節探討，可知宋代喝茶之講究，除了茶葉本身好壞之外，更重視（泉）水的品質。蘇軾深諳此理，遵循此理，因此在「品茗詠泉，樂在生活」一節，稱讚「或為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的惠山寺石泉水，與「巖垂匹練千絲落」的谷簾泉，以及茶中精品龍團茶、宜興佳茗的雪芽等，均是詩人歌詠的對象。名茶與名泉，皆帶有遠離塵世，沉靜淡泊的高韻。其次，在「以茶贈友，相知相惜」一節，詩人回贈王子立建溪餅茶，感謝王子立對詩人的生日祝福；亦送事母至孝的程朝奉新茶（頭綱龍茶），讚許程朝奉的人品。黃庭堅則寄送詩人雙井茶，提醒詩人最好離開險惡的官場；怡然贈詩人垂雲新茶，詩人更以龍團茶回贈怡然。凡此，皆為彼此表達相體相故的深厚情誼。

接著，在「愛茶種茶，鬥茶嗜茶」一節，我們看見詩人過人的能力、深廣的園藝知識。他將瘦小的茶樹移植栽種，細心呵護，最後茶樹再次長出好茶葉。此外，「鬪贏一水，功敵千鍾」、「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描繪出宋代鬥茶、點茶、茶百戲等茶俗文化。而宋人的汲水、煮茶的方式；

茶器、茶具的變遷等，皆在詩人的詠茶詩中再現。再者，在「吟詩遣興，以茗寄託」一節，政治上的蝸蟻紛擾，忤逆的境遇，小人的邪惡「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憤。體輕雖復強浮沉，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詩人內心的辛酸，實乃痛徹心脾。此時藉由詩歌、佳茗抒發各種紛馳的情緒，調整心境繼續往前邁進。最後，在「體道悟理，撫慰心靈」一節，面對世事無常，變幻莫測，詩人經歷不知多少次的徬徨無助。當四處轉徙謫居時，儒釋道思想，視處境或增或減支撐著詩人的信念，所謂「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詩人傾聽心音，撫慰心靈，抽離自我與現實之得失，藉由飲茶消解苦楚憂愁，沉潛人生。

### 參考文獻

- 孔凡禮（1987）。**蘇軾詩集**。北京市：中華書局。
- 孔凡禮（1996）。**蘇軾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
- 王玲（1995）。**中國茶文化**。北京市：中國書店出版社。
- 石韶華（1996）。**宋代詠茶詩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 吳自牧（1985）。**夢梁錄**。北京市：中華書局。
- 吳智和、許賢瑤（1991）。**中國古代喫茶史**。臺北市：博遠出版公司。
- 吳山（1998）。**宜興紫砂壺藝術**。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 房玄齡等（1997）。**晉書**。北京市：中華書局。
- 周裕鍇（1997）。**宋代詩學通論**。成都市：巴蜀書社。
- 周輝撰、劉永翔（1997）。**清波雜誌校注**。北京市：中華書局。
- 胡子（1985）。**苕溪漁隱叢話**。北京市：中華書局。

- 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2004)。**茶文化**。臺北市：新視野圖書公司。
- 唐圭璋(1995)。**全宋詞**。北京市：中華書局。
- 陸羽(1991)。**茶經**。北京市：中華書局。
- 陳鵠撰、孔凡禮點校(2002)。**西塘集耆舊續聞**。北京市：中華書局。
- 陳宗懋(1992)。**中國茶經**。上海市：上海文化出版社。
- 許總(1997)。**宋詩史**。重慶市：重慶出版社。
- 陶穀撰(1991)。**清異錄**。北京市：中華書局。
- 張又新(未印出版年)。**煎茶水記**。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 張高評(2007)。**典範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里仁書局。
- 張志強(2012)。**宋代對蝗災的認識與回應**。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 曾濤、曾棗莊(1998)。**蘇詩彙評**。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 程民生(1999)。**宋代地域經濟**。臺北市：昭明出版社。
- 趙璘(1985)。**因話錄**。北京市：中華書局。
- 熊蕃(1991)。**宣和北苑貢茶錄**。北京市：中華書局。
- 歐陽脩、宋祁撰(1997)。**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
- 歐陽脩撰、李偉國點校(1997)。**歸田錄**。北京市：中華書局。
- 撰人不詳(1991)。**京口耆舊傳**。北京市：中華書局。
-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2001)。**黃庭堅全集**。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
- 劉修明(2000)。**中國古代飲茶與茶館**。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蔡襄(1985)。**茶錄**。北京市：中華書局。
- 蔡襄(2005)。**端明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盧仝(1985)。**盧仝集**。北京市：中華書局。
- 薛瑞生(1998)。**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市：三秦出版社。
- 韓鄂(2002)。**四時纂要**。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 關劍平(2001)。**茶與中國文化**。北京市：人民出版社。
- 吳靜宜(2006)。**天臺宗與茶禪的關係**。**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65-266。
- 胡明(1984)。「以文為詩」和「以文字為詩」。**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7，134-135。
- 祝振玉(1990)。**宋代的茶道與詠茶詩**。**江海學刊**，4，161。

## 附錄 蘇軾詠茶詩詩題

說明：

以下表格所列蘇軾詠茶詩之詩歌標題，乃以今大陸學者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排印出版《蘇軾詩集》（共八冊）為底本。

此處僅列出蘇軾詠茶詩題中有「茶」、「龍團」字者，但內容與茶事無關者，則不予列入，如〈邵伯梵行寺山茶〉、〈謝曹子方惠新茶〉詩。其餘詩題無茶字，但詩句中有提及茶事者，因數量較多，限於篇幅，亦不予列入。

序號	詩作題目	冊數、卷次	頁碼	關鍵詩句
1	〈試院煎茶〉	冊二/卷 8	p.370~371	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
2	〈月兔茶〉	冊二/卷 9	p.445	君不見鬪茶公子不忍鬪小團，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
3	〈遊諸佛舍，一日飲釀茶七盞，戲書勤師壁〉	冊二/卷 10	p.508~509	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
4	〈元翰少卿寵惠谷廉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冊二/卷 10	p.511	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絕鑑中人
5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冊二/卷 11	p.529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
6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冊二/卷 11	p.532	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7	〈和蔣夔寄茶〉	冊二/卷 13	p.653	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腳一線爭誰先
8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冊四/卷 21	p.1119~1120	周詩記茶苦，茗飲出近世
9	〈寄周安孺茶〉	冊四/卷 22	p.1162~1166	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
10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冊四/卷 22	p.1183	未辦報君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
11	〈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	冊五/卷 28	p.1482	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雪湯生璣珠
12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冊五/卷 31	p.1662~1663	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

(續)

序號	詩作題目	冊數、卷次	頁碼	關鍵詩句
13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冊五/卷 32	p.1682~1683	火前試焙分新勝，雪裏頭綱輟賜龍
14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冊五/卷 32	p.1696	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15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冊六/卷 35	p.1879~1880	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
16	<種茶>	冊七/卷 40	p.2225~2226	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園
17	<汲江煎茶>	冊七/卷 43	p.2362	茶雨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
18	<次韻黃夷仲茶磨>	冊八/卷 47	p.2544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
19	<贈包安靜先生茶>二首	冊八/卷 47	p.2558~2559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其二)
20	<茶詩>	冊八/卷 48	p.2669	白雲峰下兩槍新(僅此句)
21	<馬子約送茶，作六言謝之>	冊八/增補	p.2785	驚破盧仝幽夢，北窗起看雲龍